

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 (上)

刘庆邦



本文作者在煤矿和骡子的合照

日月星辰不灭，天下文章无尽时。一个人只要还活着，就有吃不完的饭，睡不完的觉，经不完的风霜雨雪，干不完的活儿。同样，一个从事写作的人，只要脑子还灵活，就有看不完的书，写不完的文章。赶上了难得的、连续几十年和平的好时候，我们所写的东西难免多一些。盖的房子多，使用的建筑材料就多。写的东西多，对素材的需求量就大。在写作的初始阶段，我们使用的往往是自己的经验。可是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限，活动范围有限，经验也有限，不可能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写着写着，我们会觉得把自己榨得差不多了，有时还出现了炒剩饭的情况。作家好比是一只蜜蜂，蜜蜂只有飞到野外，飞到百花丛中，在很多花朵中进进出出，才能酿出蜂蜜和王浆。作家还好比是一棵树，只有把根须深深扎进土地里，一年四季不断从土地里汲取营养，才能保证每年都能开花、结果。我们的办法，只能是向勤劳的蜜蜂和有耐力的果树学习，飞出去，扎下根，不断向生活学习，向劳动人民学习，持续从生活和人民群众中汲取创作源泉，使自己的创作活水淙淙，生生不息。

深入生活，这话说起来容易，真正做到并不那么容易。我个人的体会是，要真正做到深入生活，有一个态度问题，还有一个能力问题。这两个问题都解决好，才能深入下去，并收到实效。如果一个问题解决不好，所谓深入生活，也就是说说而已。

先说态度问题。态度问题是深入生活的首要问题，态度决定一切。正确的态度，是有着深入生活的真诚要求和迫切愿望，是我要深入生活，不是我深入生活。是心甘情愿的、主动的，而不是磨磨叽叽的被动行为。如果是一只漂在水面的葫芦，靠别人摁，是摁不下去的。就算使劲摁下去了，别人稍一松手，葫芦很快就会漂上来。如果是一只秤砣，就不一样了，把秤砣往水里一扔，秤砣会一直沉下去，沉得见底见泥。正确的态度，还有一定要放下当作家架子，把自己摆正，姿态放低，再放低。有人说，当今有些作家高高在上，已经官僚化了，很难再和平打成一片。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。但把中国作家说成生活比较优越的一族，恐怕没人反对。深入二字，是自上而下的行为，一般是指到农村去，到矿上去。也就是到基层去，到底层去。下面和城里相比，各方面的生活条件肯定要差一些，等于上来就作作家深入生活的态度构成了一种考验。在考验面前，倘若你怕吃苦，不将就，讲条件，图享受，人家不会买你的账，只能对你敬而远之，你很快就会败下阵来。我们只有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，像看见亲人一样，眼里常含泪水，无条件地走到他们中间，将心比心地和他们交心，才会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。

再说能力问题。当今的生活丰富多彩，活活生生，我们只要到生活中去，是不是就可以左右逢源、收获满满呢？我的看法是，不一定。同样都是下去深入生活，有人深入一段时间，就会得到不少素材，回头可以写一些中、短篇小说，甚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。而有的人虽说也到农村去了，或到工矿企业去了，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。之所以如此，我想不外乎如下三种原因。一是生性比较怯生，缺乏社交能力，不善与和陌生人打交道。一到生人堆里，他有些恐惧似的，该说的不敢说，该看的不敢看，该问的不敢问，一切处在被动状态。这样的人去深入生活，与不深入没什么两样。二是心灵不够好奇，目光不够敏锐，洞察力不够深邃，该看到的没看到，该听到的没听到，该想到的没想到，得到的可能只是表面化的、普通化的东西。三是缺乏有准备的心，和必要的想象力。三种原因相比较，这第三种原因最主要，也最要命。我们下去深入生活，目的是回过头来，静下心来，更好地投入创作。其实，在我们到达基层生活现场的同时，想象的马达就已经开动起来，创作的构思就已经开始，只是还没有完全成熟，还没有形成作品而已。创作当然需要想象，没有想象就没有创作。深入生活的过程，同样需要想象。所谓想象，是一种特殊的自我启发的心理活动，是通过此事物，想到彼事物，并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。是通过眼前发生的事情，想到以后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或是通过事物的表象，发掘出表象下面的秘密，抵达事物的本质。有了一边“生活”，一边通过想象的勤奋求索，我们好像走进了富矿的赋存之地，新的发现和欣喜一个接着一个。我们甚至有些按捺不住，跃跃欲试，急于投入新的创作。到了这样的状态，我们深入生活差不多就算是成功了，随后的创作离水到渠成就不远了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先后三次到煤矿矿点深入生活，每次下去，都有所得，回到北京都写出了一些小说。重新翻开当年的那本日记，我想重温一下每次深入生活的经历，倾听时代不断前进的足音。也是进行回顾和总结，用事实证明文学创作对生活的依赖关系。同时，我还有从日记里淘金的想法，看看还有没

有什么有趣的、闪光的、有想象前途的故事没有写。倘若看得自己心里一动，两动，说不定就写出一两篇短篇小说。下面，请允许我把三次深入生活的经历，分成三个小标题一一写来。

看骡子拉煤

时间到了21世纪，我偶尔听说，有的小煤矿在井下使用骡子拉煤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在农村当农民时见过骡子，知道骡子是农耕文明的苦力。俗话说，铁打的骡子，纸糊的马，是说骡子在体力、皮实度、耐力等方面，要比包括马匹在内的牛、驴等牲口，都厉害得多。而挖煤是工业生产，让四条腿的骡子参与工业生产，这事儿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当时，全国不少国有大型煤矿经过设备升级和技术改造，已经实现了生产和运输的机械化，或半机械化。可有的小煤矿却使用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，驱使骡子去井下拉煤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新奇。

凡是机械化比较多的地方，文学的东西就少了，对摆弄小说的作者构不成吸引。正是相对原始和落后的地方，因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，人与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密，文学的东西才多一些。我很快打定主意，要到有骡子拉煤的小煤矿去看一看。

我打听到，在离北京不太远的河北省张家口市下属的蔚县，就有好几个用骡子拉煤的小煤矿，去那里看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去小煤矿走访，我还是有方便条件的。我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，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，想去哪里连请假都不用。我同时兼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主席，有这个名头，天南海北的每座煤矿都是我走动和工作的范围。还有，我在《中国煤炭报》当编辑将近二十年，认识报社所有驻在各地记者站的记者，我想去哪里的煤矿，只须给当地的记者打一声招呼，他们就会给我安排。我去蔚县的小煤矿，就是省站的李站长打电话托朋友给我安排的。李站长对我说，他本来应该陪同我去小煤矿，因前段时间有记者报道了某个煤矿隐瞒多人死亡事故的情况，给全县的工作造成很大被动。一时间，县里各部门一听到记者二字就如临大敌，拒绝任何记者前去采访。李站长对他的朋友反复解释，说我不是记者，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作者，不写任何真人真事，写的东西无关痛痒，不会对该县的形象造成任何负面影响。他的朋友这才勉强同意我到蔚县去。我心说，好嘛，深入生活还没到位，意想不到的故事就开始了。

2004年9月8日下午一点，我从北京西客站登上一列绿皮慢车，奔张家口而去。火车一路上坡，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，却跑了四个多钟头，傍晚时分才到张家口。出了火车站，我来到附近的汽车站，想看第二天早上几点有开往蔚县的汽车。这时有一位中年妇女过来跟我搭讪，问我要去哪里？我说去蔚县。妇女说，她可以帮我联系客车，明天早上六点就有开往蔚县的面包车。条件是当晚要住在她家的旅店。我问住一夜多少钱？她说十块钱，是全市最便宜的旅店。旅社费都是自掏腰包，住店不嫌便宜，我说那好吧。

旅店开在妇女家的院子里，房间里放有三张硬板床，还有一台电视机。旅店里没有饭店，我到外面的小饭馆，花两块块钱吃了一碗刀削面。天黑了，我回旅店躺倒睡觉。被子和枕巾都不干净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我对自已说，好歹只一宿，睡吧。我以为房间里只住我一个人，不料半夜里扑扑腾腾一阵响，又住进了两个人。他们一进屋就开灯，就抽烟，就大声说话，并打开了电视机。他们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，波及得连床板似乎都有点震颤。睡觉是睡不成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安慰自己，生活无处不在，这就是生活。对有的生活，我们只能忍受，却无法干预。到了后半夜，我听见两个男人像是睡着了，其中一个男人还打起了响亮的呼噜。我悄悄起身，打开窗户，把满屋的烟味放出去一些，并顺手关掉了电视。我一关掉电视，那个打呼噜的男人就醒

了过来，他说：你怎么把电视关了！他光着身子起床，重新把电视打开，电视机又轰鸣起来。

尽管我睡觉的能力很强，几乎还是一夜无眠。第二天早上五点多，天还黑着，老板娘就喊我起床，说去蔚县的客车已经来了。我谢过老板娘，拉上行李，逃离似的上了停在旅店门口的面包车。我上车一看，车上除了司机，只有我一个乘车人。我知道，司机只拉我一个旅客，不会去蔚县，因为我付的车费连油钱都不够。果然，司机拉上我后，开始在大街小巷的旅店门前转悠，逛摸去蔚县的乘客。他转了半个多钟头，又转

了好几个地方，东边的太阳露出了红脸，还是连一个乘客都没拉到。这我的耐心是一个考验。我不着急，反正什么生活都是生活，我准备了足够的耐心。按沈从文的说法，是耐烦。

最后，司机把我拉到停在路边的另一个面包车旁，让我下车去上那辆车，说那辆车马上就往蔚县开。在司机的摆布下，我登上那辆车一看，车上已坐了不少人，并堆着不少猪腰形的铺盖卷儿。那些人在互相让烟，不用说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。我看到车的最后一排还有一个空位，就坐到了那个空位上。又上来一个包工头模样的男人，手里提着一兜子袋装的豆浆和热包子，分发给民工们。在烟雾腾腾的车厢里，民工们吃着包子，喝着豆浆，车才向蔚县驶去。

在蔚县迎接我的李站长的朋友，是县里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科长。和副科长见面后，我让他直接把我送到有骡子拉煤的煤矿去吧。副科长知道我的身份，叫我刘主席，说哪能呢，刘主席一路车马劳顿，还是先到酒店休息一下，跟矿长见个面再说。他驾车把我拉到县里一家最好的蔚州大酒店去了，为我安排了一个住一天380元的单人房。昨晚住的床位是10元，今天住的房间是昨晚住宿价钱的38倍，差别够大的。我不必拒绝副科长的安排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早就习惯了冰也耐得，火也受得；地也入得，天也上得，到哪儿都可随遇而安。

中午，马矿长带着两个部下到酒店请我喝酒。举杯期间，马矿长说他知道我，看过我写的报告文学，称我是中国煤矿工人的代言人。我口说不敢当，心里还是有些得意。为马矿长这句话，我和他连喝了三杯。喝过酒，吃罢饭，他们又带我去泡了温泉，做了足底按摩，过上了类似以前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专车司机，开车把我接到矿上去了。县城离煤矿三十多里，要走过不少古老的村庄，成片的果园，还要穿过一条干涸的河道，土路坑坑洼洼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我在想象，去矿上打工的矿工，还有拉煤的骡子，不知他们是怎样走到矿上去的。

这座煤矿是一个乡办集体煤矿，煤矿的名字叫咸周。名字颇有些古意，只是有些费解。矿上没有办公楼，只有一溜十几间平房，看去有临时建筑性质。平房前面是敞开的泥水泥平台，平台前边树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，五星红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。矿上设有保卫科，科长姓杨，全科只有他一个人，自称光杆科长。矿长安排杨科长与我对接，杨科长安排我住在保卫科的值班室兼宿舍里。一在矿上住下，我就背上我的黄军挎，挎包里装上笔记本、圆珠笔和手机，在矿里矿外到处走。矿上办有食堂，炊事员是一位上岁数的老头儿，干部们都在食堂吃饭。到了开饭时间，我端起饭碗，跟干部们一块儿吃饭。饭菜很简单，但吃饱不成问题。填饱了肚子，我接着到处转。我连一个座谈会都不开，也不采访矿上的任何一位管理人员，就那么天天一个人转来转去。也许在矿上忙于工作和生计的人看来，我是一个外来的陌生人，也是一个白吃白喝、游手好闲的人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我的两只眼睛在看，两只耳朵在听，脑筋在不停地转动，一人一事、一砖一石、一枝一叶等，都是有用的材料，都有可能和我的小说挂起钩来。我去井口看成群结队的骡子沿着巷道的斜坡下井，上井。下井时，骡子总是不大情愿，赶骡子的矿工需用钢丝小鞭子抽它们的屁股，它们才勉强往下走。上井时，每头骡子都是水一身，汗一身，又饥又渴，看见一只空烟盒，或一个塑料袋，它们也伸出舌头往嘴里裹。我去喂养骡子的小屋里看骡子吃草，去院子里看骡子眯着眼睛晒太阳。我走进矿工住的工棚里跟矿工聊天，看几个矿嫂在一起打麻将。我去附近的市场看骡子的交易，去兽医站看兽医给生病的骡子做手术，去钉骡掌的地方看师傅为骡子的蹄子更换蹄掌，还去一家专卖骡子肉的内坊看宰杀骡子的过程。我看到的，听到的，和想到的，并不是当时就掏出笔记本来往上写，那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警惕，也显得

不够专业。我的办法是回到宿舍里再往笔记本上记。

只在咸周矿呆了五六天时间，我就了解到不少情况，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丰富的内容。这个矿曾经发生过一起井下着火事故。是变电器着火引起电电缆着火，又引起煤壁着火，很快使整个井下充满了毒气，没有了氧气。一时间，井下人挤人，骡挤骡，车挤车，一片混乱。那次事故，矿工窒息致死十几个，骡子却被活活闷死了四十多头，当班在井下拉车的骡子无一生还。因为人还可以顺着斜井往上跑逃生，骡子大都拉着装满煤炭的重车，往井口根本跑不动。灭火之后，矿上千方百计把死骡子弄上井，就近挖一个深坑，统统埋到了一起。矿工死亡后，有的失去丈夫的矿工的妻子并没有离开这个煤矿，她们去市场买来新的骡子，雇一个买不起骡子的打工者下井赶车，继续在矿上讨生活的。骡子是井下重要的生产力，养一头骡子参与运输劳动，每月可以分到一半工资。比如说，一个车信儿赶牲骡子用铁壳子胶轮车拉煤，每月能挣三千元钱的话，骡子加上车的份额，就可以分得一千五百元钱。既然靠骡子的劳动养家糊口，工亡矿工的妻子对骡子都很爱护，几乎像爱护她们的丈夫一样。

根据在这个小煤矿定点生活所得到的素材，回到北京后，我接连写出了《骡子》《车信儿》《有了枪》《沙家房》《红萝卜》等短篇小说，还写了一篇中篇小说《卧底》，分别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作家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等文学杂志上。举个例子吧。一天中午，乡里派出所的所长开着警车到矿上检查治安情况。马矿长留所长在矿上用餐，马上派人去肉坊买骡子肉。所长说，骡子肉的内脏纤维太粗，不好吃。马矿长安排买两只鸡。所长说，现在的鸡都是饲料催肥的肉鸡，也没什么吃头。那拿什么招待所长呢？这时，有两只鸽子翩然落在门前的平台上，在那里嬉戏。所长说，鸽子肉挺好吃的。矿长知道，鸽子是一个在灯房管理矿灯的矿工喂养的，让炊事员去买两只回来。炊事员空手而归，那个矿工贵贱不卖他的鸽子。矿长派保卫科的杨科长去买，说要不卖，就砸了他的鸽子窝。矿工还是不要，说你现在就砸吧。矿长又派一位副矿长去买，给价很高，并威胁说，再不卖鸽子，马上开除他。矿工说，你开除我，我现在就走。要杀我的鸽子，除非先杀了我！我之前跟那个养了一群鸽子的矿工交谈过，对那个矿工的评价是，心在煤矿，志在蓝天。这次又目睹了买鸽子的全过程，对那个矿工维护生命尊严的骨气顿起敬意，心说，哎呀，这不是现成的小说嘛！我只是虚构了一个结尾，就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。发表后，获得了“茅台杯”人民文学奖。发在《十月》上的中篇小说《卧底》，不仅获得了当年的《十月》文学奖，经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转载后，还获得了当年唯一一篇“最受读者欢迎”的中篇小说奖。

沪上翻译家甚多，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更是包揽了很多赫赫有名的译者。拿英语译者来说，早期出道的比如周煦良、孙大雨，晚一些时候，有叶诤、黄源深、张春柏等等。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一位，是孙大雨。

第一次听到孙大雨这个名字，并非在师大外语学院的翻译讲座上，而是在十年前笔者读本科时，在校史资料里看到的他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往事。梁实秋作为高他三级的学长，经常与孙大雨、闻一多等青年诗人在西单梯子胡同里朝夕相处，谈论诗歌。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新文学的新问题，并且在《清华周刊·文艺副刊》上发表诗歌与翻译的相关评论。

1930年梁实秋调任国立青岛大学英文系任教，应胡适的提议，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。但是由于他对莎士比亚也认识不深，仅仅读过一些莎剧剧本，就想起邀请自己清华同学孙大雨加入翻译团队。孙大雨应邀前往，教课之余，依然与老学长梁实秋畅谈文学，把酒言欢。然而他们在如何翻译莎士比亚的问题上，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分歧。梁认为莎士比亚剧本无法真正地移植到中国文学中，按照原文风格进行翻译，因此应该采取散文形式翻译，而孙则坚持莎士比亚的原文风格不可随意抛弃，应该采取诗体译法。有一次课上孙大雨公开指出，梁实秋对莎剧翻译的认识不足，采取的翻译策略有误。此事传到梁实秋耳中，随即解聘了孙大雨。

这段故事至今仍然被人津津乐道，一方面可能是，文人趣事一直是大家乐于提起的话题和谈资，另一方面，以现在的心态代人，谁又敢于与自己的“伯乐”叫板？以至于丢掉工作，似乎更是得不偿失了。因此，大雨先生是个极有意思的人，也是个真性情之人。

同样，代人当今热门话题，我也更想谈谈他对中华外译的贡献。除了莎士比亚英译，大雨先生还翻译了大量的中华古诗词，这应该算是个人承担的较早的中华外译项目了吧。怀着对他的热爱和好奇，我网购了两本书——《屈原诗英译》和《古诗文英译》，想从其中探索一些孙大雨先生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和翻译历程。

一个译者，为什么译？为谁而译？这是每个想从事文学翻译的学者，都会问自己的两个问题。孙大雨性格倔强，颇有文人风骨，因此在时代洪流中也几经沉浮，但是好在有一个安静的晚年，在七十多岁高龄上出版了《屈原诗英译》《古诗文英译》等著作。其中谈及为什么翻译，他说道：“这个工作只有我来做，因为既精通桑纳特的格律，又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人，中英两国，恐怕除我以外已经没有别人了。”

这并非孤傲自吹，也不是为自己立传，凡是英美文学专业的人，大概都理解这句话，其实回答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什么译？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中，流传下来很多汉魏乐府和楚辞，而这些文化瑰宝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要素，作为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的重要敲门砖，是十分值得翻译的，也是必须翻译的。而能够担此重任的，却不是随便一个译者，而与其说译者选择了译本，不如说译本早早在冥冥中已经选定了译者。孙大雨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，呕心沥血把中国传统诗词，尤其是楚辞和唐宋诗词，按照Sonnet(桑纳特)十四行诗的韵律，翻译成

了英文。这对于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贡献。有很多的译者可以把中国古诗词翻译为英文，但是没有使用一种令西方人接受的韵律和形式，因此很多译本成为一种转瞬即逝的“现象文本”，而有些译者试图把中国古诗词翻译为令西方人接受的形式，却把原作改得四不像了。孙大雨的贡献在于，他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译者的实力和魄力。

至于为什么翻译屈原，孙大雨先生生前并未做过多表述。这牵扯到翻译的另一个问题：为谁而译？作为一个青椒，一个十八线诗人，一个翻译道路上尚未起飞的小白，我断然不会选择在我看来生涩难懂，翻译难度极大的屈原诗。而孙大雨，他敢于成为继林文庆、杨宪益之后翻译屈原诗的第三人，可钦可佩。

在我看来，孙大雨翻译屈原，也就是在翻译自己。出生于1905年的孙大雨，门第显赫，父亲为清末翰林，家住上海南市老城隍庙景锦路133号。父亲为他请私塾先生谆谆教导，孙大雨少年时就已显现出对古文以及英语的极大天赋。然而，随着父亲的去世，优渥的生活在孙大雨13岁时戛然而止。之后的日子，风雨飘摇。而屈原，同样出身于贵族，同样倔强孤傲，同样在当时的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，创立了“楚辞”，开辟了“香草美人”的传统。这样的两个人，怎么不会真诚以待、惺惺相惜呢？当屈原遇到大雨，当诗人遇到诗人，也就是一段佳话的开端了。

我翻开了《屈原诗英译》，看到了“橘颂”的英译。看左边的文字，是嗟叹皆可成诗的屈原，看右边的文字，是写着端正的十四行诗的莎士比亚，而我的目光从左移到右，又从右看到左，我看到了大雨先生，他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，坐在红木桌子旁，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。外面大雨滂沱，如诗如歌。

再忆孙大雨

陈贝贝



笔会

谈艺录

老少年（国画）

来楚生

选自上海中国画院“总知春烂漫”特展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公众号